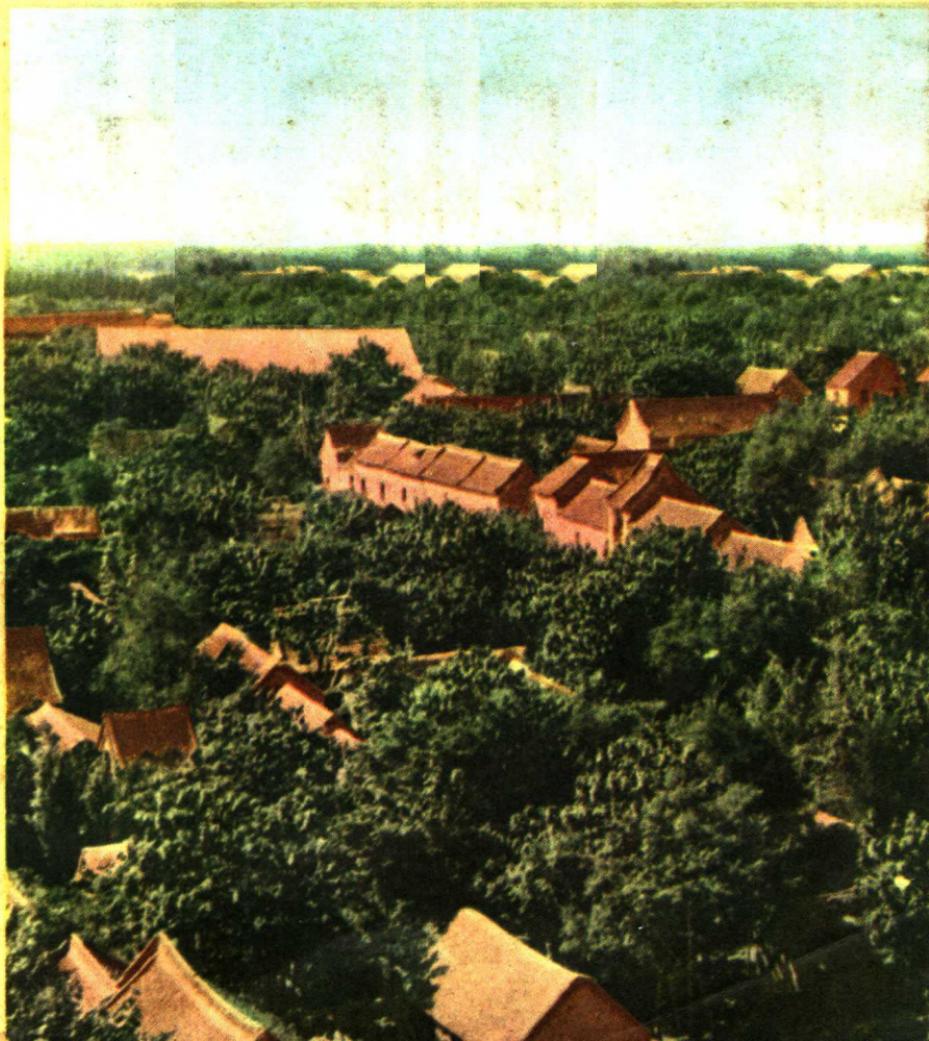


四旁绿化 大有可为

河南省鄢陵县革命委员会



四 烈 墓 化 大 有 可 为
河南省鄢陵县革命委员会

农 业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13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

统一书号 16144·1619

1973 年 1 月北京制型

开本 787×1092 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1973 年 1 月初版

字数 40 千字

1973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 二又八分之三

印数 1—50,000 册

定价 一角五分

毛主席語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
是决定一切的。

农业学大寨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绿化祖国

实行大地园林化

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
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前　　言

鄢陵县过去是个十年九灾的“老灾县”，树木稀少，经济贫困。解放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林业生产有所发展，但速度缓慢。

一九六二年冬，广大贫下中农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的伟大号召，开展群众性的“四旁”绿化运动。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开展革命大批判，排除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使林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全县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四旁”绿化，粮、棉产量逐年增长。

为了同各地兄弟单位交流平原地区植树造林经验，我们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编写了这本《四旁绿化，大有可为》的小册子。

本书主要介绍鄢陵县通过十年来的实践，对毛主席关于“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一教导的认识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四旁”绿化运动的一些做法和体会。内容有：“四旁”绿化带来各方面的变化；在林业生产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开展

群众性的“四旁”绿化运动中，抓好育苗、栽树、管护的一些做法；正确贯彻执行林业政策和抓典型、搞规划等组织领导工作；以及发动群众大搞林业科学实验活动所取得的一些成果。

由于我县林业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加之我们的写作水平低，书中错误的地方，渴望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

目 录

以林促农 林茂粮丰.....	1
面貌变不变 关键在路线.....	8
打三战 破三关.....	21
宣传政策 落实政策.....	33
抓好典型 推动全面.....	40
发动群众 搞好科研.....	47
全面规划 加强领导.....	63

鄢陵县近十年的情况说明：平原地区搞“四旁”绿化，大有可为！它是我们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四旁”绿化，不仅不会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可以促进农业和其它事业的发展。

以林促农 林茂粮丰

我们鄢陵县，地处豫东平原，全县十一个公社，二百五十三个大队，一千九百六十四个生产队，六百六十六个自然村，四十万人。在一百万亩耕地中，沙地、碱地和内涝面积占半数以上。过去全县林木稀少，风、沙、水、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农业多灾低产，曾是有名的“老灾县”。

解放前的鄢陵县，由于“水、旱、蝗、汤（即国民党军阀汤恩伯）”为害，十年九灾，经济贫困，广大贫下中农是“上有天灾，下有人祸，灾祸不断，渡日如年”。特别是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犯我国，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逃命，不顾人民死活，从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使几十个县的土地被淹，千百万人流离失所。鄢陵县是黄水泛滥及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当时有二百四十八个村庄、二十八万五千亩耕地被黄水淹没。人们有的被淹死，有的逃荒在外。彭店公社查家村，当时三百七十多口人，就有一百二十七人被淹死，九十四人流浪外乡。凡是黄水泛滥过的地方，河道淤塞，沟壑纵横，

水系紊乱，土地沙荒、涝碱严重，无法耕种。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不知又有多少人饿死、病死。

一九四七年九月，红太阳光辉照鄂陵，全县人民庆解放，闹翻身，从此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我县的林业也是这样，在解放初期，全县根本没有成片的树林，路旁、河旁光秃秃，村旁、宅旁稀稀拉拉，总共不到三十五万棵树。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林业生产有了发展，但由于重视不够，抓得不紧，造林速度缓慢。直到一九六二年春，全县的成片林也不过四千多亩，“四旁”树只有一百零三万棵，缺林少材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从一九六二年冬季开始，在毛主席的“绿化祖国”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伟大指示的指引下，我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决心发展林业生产，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斗争。特别是处在沙区造林较早的一些大队，从实践中体会到林业对农业的促进作用，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更高，“四旁”树和成片林发展很快。可是，“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我县刚刚兴起的植树造林群众运动，受到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使毛主席关于发展林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植树造林搞得好的地方，被少数人批评为“不务正业”、“走邪门”。他们到处散布“平原栽树无用论”，说：“咱这是平地，栽几棵树解决不了吃饭穿衣问题，

对改变鄢陵面貌没啥意义。”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跳出来破坏捣乱，毁坏林木，因此，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未能在全县普遍展开，直到一九六五年，“四旁”树才发展到一千一百万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县人民深入持久地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把造林绿化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一环，使我县的林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在每年冬、春两季，大搞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四旁”植树，由点到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一九六九年十月，“全国农村植树造林、增柴节煤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我县召开，交流了平原地区迅速绿化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了我县的林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截至一九七二年春季，全县“四旁”累计植树六千五百多万棵，平均每人一百六十棵；营造大面积防护林、果木林八万二千多亩；已绿化公路和田间道路五千一百多华里，主要河道十五条，四百九十多华里。基本上实现了“四旁”绿化，初步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的要求。

林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仅绿化了鄢陵大地，更重要的是达到了保农、促农的目的，而且对牧业、副业、用材和群众生活，都有很大促进。

植树造林，可以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我县有关部门提供的几项记录资料和情况表明，林业生产对于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促进很大。一九六七年以来，我县树木陆续成林，对自然界的影响一

年比一年明显，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一年比一年突出：

第一，风速降低。根据气象部门历年平均风速记录资料，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平均风速为每秒三米；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为每秒二点八米。分月的风速变化更说明了林木对风的抑制作用：四月以后，大地回春，树木旺盛，枝绿叶茂，形成了天然的防风屏障，直到十月，风速一直偏低。而冬季和初春季节，树木落叶，防风作用较小，风速随之变大。这个情况，对农业生产关系很大。近几年来我县小麦连年丰收，与每年五月中、下旬和六月初的干热风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坊公社老梁大队村北边有几百亩土地，每年的麦子都因五月中、下旬刮干热风而早熟减产。后来，他们绿化道路栽上了防风林，几年之后，麦子由早熟变为正常成熟，加上增施肥料和改善水利条件，小麦单产比过去增长一倍以上。

第二，空气湿度增大。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的平均相对湿度和最小相对湿度，比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都大。特别在我县历年雨量偏少的四月至六月，前后的变化更加明显。据有关部门观察，我县空气湿度的变化，主要是茂密树木的林冠蒸腾作用和对风起到了抑制作用。树冠郁闭面积的不断扩大，减少了太阳光对地面的直射，大大减少了地面的蒸发作用，使土壤湿度变大，墒情比较稳定，促使农业稳产高产。土壤湿度大，空气的平均相对湿度也比较大，因而，每当冷空气入侵时造成降雨的机会就多，雨量也偏多，这对改变我县历史上四月至六月份雨量偏少，农作物因旱减产的情

况，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第三，旱季雨量增加。一九六六年以前的每年四月至六月，雨量一直偏少（个别年份则偏涝）。各地树木逐渐成林以后，对调节气候起了一定作用，雨量明显增加。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平均每年四月至六月降雨量共为一百七十点六毫米，各年雨量多少不均，有旱有涝；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平均每年四月至六月降雨量共为二百零五点一毫米，各年雨量比较均匀，没有出现一九六六年以前那种旱、涝不均的情况。

第四，无霜期延长。林业的发展，使我的无霜期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比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平均每年延长九天。这是因为，树林对冬、春两季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势力起到了削弱的作用。同时林木对地面的覆盖也能大大减低地面热量向天空散发的速度，因而，在春季发生晚霜时，春播作物和拔节后期的冬小麦可以减轻霜冻的危害。

第五，防洪减灾。河道的全面绿化，收到了防洪保粮的效果。以前防洪，主要是打桩覆堤，但年年打年年冲，每年都有大片庄稼被淹。全县几条主要河道绿化以后，起到了缓流、落淤、定槽、固滩的作用，加上其它防洪措施，基本上消除了河道决口淹地的情况。据水利部门记载，我县河道绿化以前，曾多次发生河道决口和漫溢。绿化以后，在同样雨量、同样水位的情况下，就能避免河道决口或漫溢。如双洎河横跨全县半境，长达十六公里。在绿化前的每年汛期，常常决口成灾，群众叫它“害河”。后来，沿河栽了五十多万棵

柳树、杨树，又在树下种了很多条子。绿化了河道以后一直没有发生过汛期决口。几年以来，不仅使沿河几万亩土地由低产变为高产稳收，而且柳树的修枝截干和条子收入年年增加，现在群众喜称它为“利河”。

此外，林业还为农业直接提供了大量肥源。树多叶多，树叶积肥和枝梢灰肥的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近几年来，大部分社、队实现了乔灌结合，种植了大量紫穗槐，绿肥大增。全县农田施肥量(不包括化肥)：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平均每年每亩四至五车(每车八百斤左右)，其中树叶积肥不到百分之十；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平均每年每亩八车以上，其中树叶积肥占百分之三十五。一九六九年冬季才开始大搞植树造林的陶城公社胡庄大队，地多人少，每人平均栽树数量由过去的三十棵发展到一百三十六棵。虽然新栽的树还没成材，但树叶大量增多，肥料的增加十分明显：一九六九年以前平均每亩施肥三车左右，一九七二年达到每亩八车。广大群众把植树造林比做“建设第二座化肥厂”，把树木比做“肥料库”。同时，树木落叶时期正是农村积肥、备肥季节，不误农时，直接促进了农业增产。

以上事实表明，毛主席关于“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的指示，揭示了整个农业生产的规律，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县农业连年丰收，除全县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整地改土、兴修水利等增产措施外，林业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全县粮食单产一九七一年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五，皮棉单产一九七一年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两倍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五年（一九六二年至

一九六六年)向国家贡献粮食八千八百六十三万斤,皮棉六百七十四万斤;后五年(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向国家贡献粮食一亿八千七百六十五万斤,皮棉二千九百一十万斤。贫下中农说:“全面发展,粮、棉增产,以林促农,林茂粮丰。”

植树造林,还为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很多树叶经过醣化,都是喂猪的好饲料,有的还能直接喂猪。过去,养猪事业发展缓慢,饲料问题是个重要原因。大搞植树造林以后,促进了养猪事业的迅速发展。一九七一年全县生猪饲养量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一点七倍,平均每户二点三头。大家畜也有很大发展,如牛、驴、骡、马,一九七一年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同时,一九六六年以前每年只向国家提供商品牲畜一千头左右;近几年来,平均每年向国家提供四千头以上。此外,林业的发展,不断加强了群众性的护林活动,也促进了群众对猪、羊、幼畜的管理,保护了庄稼,多积了肥料,为农业增产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植树造林,初步扭转了我县历史上缺少木材的局面。近几年来,一部分树木陆续成材,不少地方办农电、建仓库、制农具、盖民房,都用自产木材。全县还用自产木材架设了全部低压电路和一部分高压电路。部分栽树较早的社、队已开始向国家和外地提供木材。广大干部和群众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林业建设工作,以更多、更好的木材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植树造林,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群众的烧柴困难,节约了煤炭。从一九六七年以来,除冬季取暖用煤的销售量有所

增长外，春、夏、秋季的民用煤炭销售量逐年下降。现在，全县社员烧柴自给能力已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三百一十八个生产队实现了烧柴基本自给或自给有余。造林较早的彭店公社查家大队，每年向社员分配两次树木枝梢，每户可分千斤以上；社员的自有树每年每户能修剪枝梢六百到八百斤，加上农作物秸秆，家家户户都是陈柴成垛，一年收入的烧柴，一年半也烧不完。

植树造林还促进了编织业、木业和水果等项副业生产。仅编织一项，由于近几年全县大搞乔灌结合，“三条”（即白腊条、白柳条、紫穗槐条）的种植面积已达四万八千五百亩，每年可为编织生产提供条子二百万斤。支援了农业生产，增加了社、队收入，巩固了集体经济。

我县十年来的显著变化，是全县人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的结果。在植树造林运动中，有过失败的教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忆往昔，看今朝，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无限感慨地说：“千变化，万变化，全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指引。”

面貌变不变 关键在路线

十年来，我县林业发展的历史，是一场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全县林业建设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在我国国民经济由于现代修正主义的破坏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遇到暂时困难时期，一心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刘少

奇及其同伙，极力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山林下放到户”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大刮单干妖风，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趁机煽动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打着“开荒”的旗号，侵占集体耕地，砍伐国有和集体林木，破坏集体经济。全县“四旁”林木毁坏百分之四十，几条长达二百多华里的主要公路林和沙区三千多亩防风固沙林带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坏。林木的破坏，农家肥料的减少，抗灾能力的减弱，使农业产量大幅度下降。一九六二年，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给全县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同阶级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些老贫农理直气壮地说：“树是毛主席叫俺栽的，谁要毁林开荒，我们就同他斗争到底。”贫下中农为防止敌人破坏，自动组织起来护林。当毁林开荒的反革命妖风刮到只乐公社只乐大队时，大队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一起坚决反对。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借大田，分荒地，破坏林木，分散集体，这是瓦解社会主义，开倒车，让我们走回头路，吃二遍苦，我们坚决不答应。”大队党支部引导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少社员把多占集体的荒片地交还给生产队，并全部栽上了林木。他们的这一行动，影响了周围的村庄，带动了全县。各地也都举办阶级教育展览，普遍地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煞住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妖风，掀起了群众性的植树

造林高潮，全县农、林、牧各业又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小撮阶级敌人趁机破坏，煽动少数人砍伐树木。七井大队有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煽动群众，毁坏路旁林一里多长，砍伐林木六百多棵；友谊大队有一个坏分子竟狂妄地拔掉集体树木一百多棵。广大革命干部看到阶级敌人再次破坏林木，人人怒不可遏，义愤填膺，他们发现那里有阶级敌人破坏，就挺身而出和群众一起与阶级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并在社员群众中揭露和批判敌人毁坏林木，破坏“四旁”绿化的阴谋。一些敌人背后又煽动什么：“干部靠边站，没权问这事。”大家坚定地回答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是贫下中农，保护集体财产、保护‘四旁’林木，这是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权力，我们要永远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少社、队及时召开了对敌斗争大会，狠狠批判、斗争了破坏林木的阶级敌人。敌人毁林伐树的阴谋又一次被粉碎了。

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破坏“四旁”树木的阴谋未能得逞，他们又变换手法，大搞贩运树苗的投机倒把活动，破坏集体经济。姚家大队原是有名的园艺基地，队队有育苗能手，每年育苗七、八十亩。但是，由于阶级敌人施放糖衣炮弹，拉拢腐蚀干部，弃农经商，光卖苗不栽树，到一九六八年，“四旁”植树只有六万多棵。有一次把大队培植的十万多棵树苗，运往外地，高价出售，坏人从中牟取暴利。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一眼看穿了阶级敌人破坏集体经济，瓦解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大家牢记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我们现在思

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的教导，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在革命大批判中，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说：“我们大队育苗不栽树，高价贩卖树苗走邪路，这是发展资本主义。别看卖钱不少，队里不见收入，这真是害了国家，损了集体，坑了群众，肥了坏人。”不少干部、群众坚定地说：“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要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决不要资本主义的臭钱。”通过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打击了阶级敌人。同时，使个别上当受骗的干部和社员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实践使他们认识到：要发展集体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这个大队方向明了，绿化“四旁”的决心更大了。一九六九年春天，干部群众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同心协力一季植树十万多棵，比过去二十年植的树还多。贫下中农看到“四旁”林木茁壮生长，高兴地说：“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俺队就能彻底翻身。”

为了提高广大干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断加深对毛主席的“绿化祖国”的认识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理解，增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各级党组织、革委会还经常联系植树造林的实践，向干部、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调动全县人民绿化“四旁”的积极性，促使全县农、林、牧全面发展。

在林业生产中，在一些社、队领导班子成员中，他们片面地认为：“一手难捉两条鱼，农、林只能顾一头。”有的还说什么：“农业没翻身，林业没法搞，影响粮食上《纲要》。”这些思想障碍，直接影响着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